

第一章 位格-话语模式

此卷书的主要论点在于上帝对人的讲话是真实的。这点很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说话。上帝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祂，并能合宜的回应。合宜的回应有许多种：相信，顺服，爱慕，悔改，欢笑，痛苦，悲伤等等。上帝的讲话经常是命题式的：上帝向我们传递信息。但是，它远超过这一点。它包括了在人类沟通中，我们所看到语言的一切特征，功能，美妙，和丰富，甚至比这些还要更多。因此，我想要定义的上帝话语的概念，远比我们过去四十多年来热烈争论的“命题式的启示”，要来得更加广泛，虽然命题式的启示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的论题是，就其本质和层面而言，上帝的话语是祂对我们位格性的沟通。

那么想象一下，上帝此时此刻就在对你说话，按你能想象的最真实的情形，或许就像夜晚，站在你的床边向你讲话那样。祂对你说话，如同你最好的朋友，你的父母，或你的配偶。在你头脑中决不会疑问祂是谁：祂就是上帝。在圣经中，上帝经常以这种方式对人讲话：对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讲；对挪亚讲；对亚伯拉罕讲；对摩西讲。即便是发话者告诉他们做些他们还不理解的事情，因着某种缘故，他们都被全然的说服了，知道这说话的就是上帝。如果上帝要我带着我的儿子上山，把他焚烧献祭，就像创世记 22 章亚伯拉罕的情形，我可能会认为这不是出于上帝的，不可能是上帝，因为上帝决不可能吩咐这样的事。然而，亚伯拉罕却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晓得是什么缘故，亚伯拉罕知道这是上帝对他讲话，他知道上帝期待他要那样做。在此我们会质疑亚伯拉罕的判断，就像齐克果在他的*惧怕与颤兢*中的描写那样¹。但是，如果上帝是上帝的话，如果上帝是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哪一位的话，难道他不能够使亚伯拉罕相信，这讲话的真的就是上帝自己吗？难道祂不能毫不含糊的在亚伯拉罕的意念中表明祂自己吗？

那么想象一下上帝个别（位格性）的对你讲话，祂给你一些信息或是吩咐你做什么事。难道你会想要跟祂争辩吗？你会批评他所说的吗？你会在祂的知识中找出不合宜之处么，或挑战祂命令吩咐的正确性吗？我希望你不会那样。因为那是自找倒霉和灾难的方式。当上帝说话，我们的角色是信靠，顺服，欢喜，悔改，悲伤——无论祂让我们做什么。我们来自心中的回应应当是毫无保留。当我们明白了，就不该犹豫。我们有时会批评别人的话；但是，上帝的话语不该是我们评头论足的对象。

有时在圣经中，我们的确听到上帝与祂对话者之间有“辩论”。亚伯拉罕为在所多玛的侄子罗得的性命祈求（创 18:22-33），摩西祈求上帝不要毁灭以色列人（出 33:12-23）。但是，在这类谈话中，没有人应该质问上帝说出的真理，上帝作祂喜悦之事的权利，或上帝决择的公义性。其实，亚伯拉罕辩论的根本前提，就在于“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创 18:25），对这个修辞性反问的回答必须是肯定的。亚伯拉罕与上帝的辩论是一个祷告，祈求上帝在祂宣布即将到来的审判里，法外开恩。亚伯拉罕在此祷告中持之以恒，就像每个信徒都该做的那样。但是，他没有质问上帝对他讲话的真理（罗 4:20-21）或者上

¹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The Sickness Unto Death*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41, 1954).

取向定位

帝计划的公义性²。有时候，圣经中有信徒认为上帝有错，确有其事，就像约伯那样（伯 40:2），但是，那是罪，这样的人需要悔改（40:3-5; 42:1-6）。

上帝位格性的讲话在圣经中并非少见。事实上，这是推动圣经叙述前进的主要驱动力。在圣经故事中焦点事实总是上帝的话语。上帝在伊甸园中对亚当和夏娃讲话，从而定义了他们基本的使命（创 1.28）。所有人类的历史就是我们对上帝话语的回应。上帝再度对亚当讲话，禁止他吃禁果（创 2.17）。那个话语在第一对夫妻面前成为焦点事实。如果他们顺服，上帝就继续祝福。如果他们背叛，祂必将诅咒。叙事中这对夫妻是否知道这正是上帝对他们的讲话，没有留下任何怀疑的余地。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不知道祂说了什么。上帝已经给了他们祂位格性的话语，圣洁和明确。他们的责任十分清楚。

这就是在我们说上帝的话语是“权威性”时，我们的意思。就我前面罗列的许多功能里，上帝话语的“权威”有广泛的含义。当上帝传递信息时，我们就有责任去相信。当祂告诉我们做什么时，我们就有责任去顺服。但祂告诉我们一个比喻时，我们有义务将我们自己放在这叙述中，默想其含义。当祂表达情感时，我们就有义务去感谢和报答。当祂给我们应许，我们就有义务来信靠。我们可以把语言权威定义为它对听众产生义务和责任的本领。因此，一个绝对权威的讲话就产生绝对的义务和责任。责任和义务不光是涉及到我们已经看到的语言的内容。同时，它是语言权威的结果。

正如我们所知，亚当和夏娃悖逆不顺服，众多的问题从此产生了。这些上帝曾经宣告为美“好”的人，怎么会带领其余的创造界悖逆祂的话语？叙事并没有告诉我们原因。另一个问题是他们怎么会想要悖逆上帝？他们曾知道祂是上帝。他们也明白祂话语的权威和祂祝福或诅咒的能力。为何他们要出此下策的违逆，他们知道这会给他们自己带来诅咒呀？由于以蛇形式出现的魔鬼撒旦，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撒旦以推测的方式对上帝的讲话进行干预和敌对，散布反驳上帝话语的言论。但是，为何亚当和夏娃会给魔鬼任何的一点信任呢？我认为最意味深长的答案，就在于亚当和夏娃想要成为自己的上帝。不光是冲动、自大，更是非理性的，他们将上帝的真理与谎言作了交换（对比罗 1.25）。因此，他们把上帝的诅咒带到自己身上（创 3.16-19）。显然，他们应该知道这一切的。上帝的圣言是清晰和真实的。他们应该来顺服它。

挪亚也听到了上帝位格性的讲话，告诉他建立方舟。跟亚当不同，他顺服了上帝。他或许会像他的邻舍，或像亚当那样，上帝不该有这样的权利做这种事。为何要在沙漠中建造这艘巨大的船？但是，他还是顺服了上帝，而且，上帝也证实了他的信心。这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约书亚、基甸和大卫的十分类似。这些和其他的叙事都是以上帝位格性的讲话开始，经常说些难以置信的话，或吩咐做难以做到的事。叙事的进程取决于人物的回应，是信仰还是不信仰。希伯来书 11 章总结了忠信的那些伟人。即便是在新约圣经里，信仰仍旧是听上帝的话，并按其行事。

² On the question whether God can change his mind, see DG, 559-72. And see *ibid.*, 150, which is also relevant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God's decrees are in any sense dependent on events in history, that is, how God's foreordination is related to his knowledge.

这就是圣经的故事：上帝位格性的对人讲话，和人以合宜或不合宜的方式回应。

圣经坦白的表明，基督徒人生最基本的本质就是：有上帝的话语并遵行它。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约 14. 21）。我们能够知道有关上帝的一切，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祂已经透过祂位格性的讲话告诉了我们。我们对上帝的一切本份都来源于祂的命令。透过基督恩典而来的一切救恩应许，都是从祂自己口中而出的上帝应许。难道还有其他可能的来源吗？因为这救恩信息与我们那些推崇自身价值的自我感受是那么的直接抵触，与我们那些怎样挣得上帝恩宠的自我想法是如此的大相径庭。

当然，人们会问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从哪儿得到上帝位格性的话语，因为他通常不再用祂和亚伯拉罕当年讲话的方式给我们讲话（这属于“*正典*”一类的问题）。还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上帝的话语，毕竟我们与它起初给予的文化情形相距遥远（这属于“*释经学*”一类的问题）。我会在后面合宜的时候处理这类问题。但是，我们的答案*绝不能*是上帝位格性的话语没有提供给我们，或是让我们无法理解。如果我们采用这类说法，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与圣经福音的接触点。上帝以位格性话语与人类沟通的理念充满了圣经的每个地方，因此，它对圣经每一个教义都是至关重要的。若上帝真的没有位格性的向我们说话，那么，我们就失去了相信诸如靠着恩典得救，面对审判，基督救赎祭等教义的任何基础，甚至根本无法相信圣经启示的这位上帝。的确，若上帝没有位格性的向我们说话，那么，基督教中重要的一切只不过是人为的猜测和奇想而已。

然而，对任何一个研究过近代神学历史的人而言，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主流的自由派和新正统派的传统，实际上否认出现过这样位格性的话语，甚至否认这种事能够发生。其他人则说虽然上帝位格性的话语曾经在过去出现，但是，如今它不再是有位格性的话语，因为在释经学和正典方面的一些难题。如果这些神学是真的话，我们全都失落了。

本书就是要为基于圣经的、上帝沟通的位格话语模式，作出解释与辩护。因此，它与许多有关启示与圣经的神学著作十分不同。显然，这本书将与自由派和新正统的立场不同，可却不会花太多时间去分析它们。本书也与最近不少保守派作者的许多书籍不一样，这些书籍的目的在于展示我们能从圣经的批评者那里学到什么，圣经无误的观念需要怎样重新定义，界定或取缔³。我不怀疑我们能从对圣经批评的学者们学到一些东西，不过这不是在此地的负担。就圣经无误而言，我认为从它在字典中的定义和依据原本使用者的目的来理解圣经无误，这是一个完美善意的观念；但是，这不过是一个更大画面的一个要素和层面。这个术语比我们在高举圣经权威方面需要说的少了很多。我要论证的就是，圣经，加上所有其他上帝向我们传达的启示，它们被尊崇的程度都不该亚于上帝位格性的话语。

为了表明这个论点，我不认为有必要采纳现今通常在神学界的作法，先从教义的历史背景和当代的各种观点入手，然后选择可行的观点。我在本书的第 3-7 章中总结了我对自由派立场的看法，我也希望在本书以后的增订版和其他的写作中能有时间与这些立场有更多的

³ For examples of how I respond to such arguments, see my reviews of recent books by N. T. Wright, Peter Enns, and Andrew McGowan, Appendices to this volume.

取向定位

互动⁴。但是，虽然我们能从教义历史和当代神学家那里有所收获，对我们问题的最终答案必须要来自上帝话语本身。而且我不认为你需要绞尽脑汁才能得到答案。你不必涉足的深奥、复杂的解经过程。你需要的只是寻找最显著的部分，跟随它们的引导，而不是一头栽到启蒙运动的怀疑主义中去。这本书将试图阐述这些最显著的教导和探索一些它们带来的含义。

本书与其他有关启示和圣经教义方面书籍的主要不同，正如我在此所说的，压倒一切的，就是要毫不松懈地、自始至终地与圣经对它自己的看法一致。在这个方面，我不但在意维护圣经对圣经的看法，而且要按照圣经自己的世界观，它自身的知识论⁵和它自身的价值观⁶的路径来维护圣经。我承认这里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我是在用圣经来辩护圣经。然而，在寻求辩护真理的一个终极标准时，这类的循环论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此时的辩护自身必须有义务对那个终极标准负责⁷。当然，我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圣经之外的考量来支持此论证，如果这些考量合乎圣经的知识论。然而，归根到底，我信托圣灵带给本书读者们的劝导与说服。我们将会看到，上帝向人类传达的信息从头至尾是超然的。

⁴ For examples of such interaction, see Appendices A, E, F, H, M, and Q in this volume.

⁵ I have formulated what I think a biblical epistemology looks like in DKG

⁶ DCL focuses on biblical values. DKG makes the case that biblical epistemology can be understood as a subdivision of biblical ethics.

⁷ See DKG, 130-133.